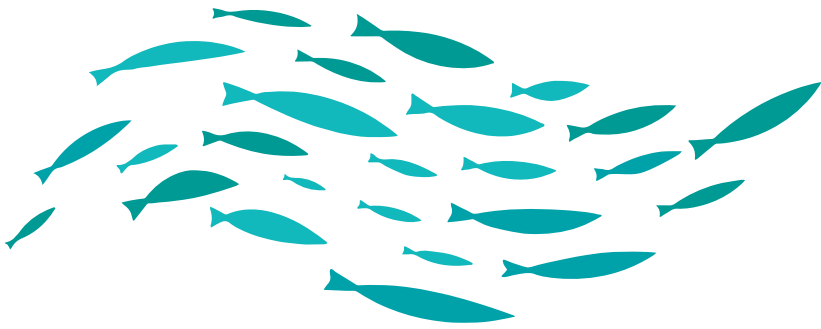


漫談 桃園大溪的發展



文／李道勇 圖／編輯部

民國 32 年以前，我原住在鱸舄的「剝皮寮」，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飛機常來臺北轟炸，我們不但每天要蒙著棉布頭套，躲入防空洞，而且在「空襲」期間，物資缺乏，連買豆腐都要「配給證」，「黑市」也大為盛行。

後來我們便「疏開」，到新店青潭外婆山上一現在的新店「大地世紀」左下山腰。搭乘「新店線」五分車「疏開」，也讓我將新店和鱸舄連成一條永難忘懷的記憶連線。當我縱身躍入青潭溪那一刻，新店溪也從此成為流過我生命中的第一條河流。

民國 48 年，我被派往九份國小任教，報到頭一天，我從臺北搭上北迴鐵路沿著蜿蜒的基隆河直行到瑞芳鎮，基隆河才離開我的視線，我也終於見識了山城—「金仔山」，攀上我心目中的「布達拉宮」。我在這一住就是五年半，還成為九份女婿，與我結緣的學生到現在還有群組互相聯絡（都已是七十幾的阿公阿嬤）。基隆河也從此成為我生命中的第二條河流。我還跟著先民的腳步跨過三貂嶺、草嶺古道前往噶瑪蘭。

民國 79 年，我投入古蹟維護以及「古蹟解說員」的工作，結識了我生命中的第



▲ 艋舺「剝皮寮」地區，是筆者人生的發源地。

三條河流一大漢溪，我在板橋蒐集文獻資料，進行田野調查，動作口述歷史紀錄。因著板橋林家的緣份跨過大漢溪又去了新莊，再上溯到大溪，想當年北臺灣的開發，就是靠這三條河流，過盡千帆到石碇、到新莊、到大溪。滿清末年臺灣經濟貿易的出超，應該歸功於這三條河流運輸的貢獻。

我到大溪那一天，非常幸運遇到一位大溪耆老，他帶我從大溪河岸走上碼頭，他還遙指李騰芳老厝讓我有個方向感，想當年上下埔頂這段路徑，一定人聲鼎沸，摩肩擦踵。拜過街尾土地公廟，馬上就到大溪「仁和宮」。

「仁和宮」即「埔頂廟」，她是桃園市大溪區的一座百年古廟，主祀開漳聖王，為當地漳州人重要的信仰中心，「仁和宮」香火鼎盛，地位等同內湖碧山巖，是臺灣最大的開漳聖王廟之一。

沿著和平老街往前走就是現稱的大溪老街，大溪老街有著標誌性的特色以及美食。街上一排又一排的洗石子牌坊，其立面充滿古早的純樸，除此之外，大溪老街還有名聞遐邇的木藝工坊，都是值得一品味的傳統文化技藝。

板橋林家的開基祖林應寅，早期以賣油為生，他與兒子林平侯渡海來臺，定居於今日的新莊。初抵臺，靠開設私塾教書維生，而林平侯則被送到一家米商當夥計。林平侯天資聰穎，富有企業經營與規劃的頭腦，又能吃苦耐勞，深得老闆的信任，老闆見他年輕有為，便送他一筆資金另謀發展。林平侯即與友人代理北臺灣的鹽務，並兼營往來於兩岸之間的帆船客運和批發生意（古早的船頭行，也就是所謂的郊商）。

林平侯四十歲時，為避官府欺壓及泉州人騷擾（新莊泉州人，與艋舺人互通聲息，還與客家人時有衝突），他就到北京納

粟捐官，分發廣西，擔任潯州通判，來賓縣知縣，再升任柳州知府，但其後又因與人結怨而辭官回歸臺灣。

林平侯回到新莊後，正值漳、泉械鬥激烈，便舉家遷往大嵙崁（桃園大溪），並在現今的大溪國小建了一座占地四甲餘地的方形石城，開墾田園，修築渠道，並利用淡水河航船做米鹽生意。他當時的墾地，遠及三貂嶺，宜蘭，他還打通淡蘭孔道（像草嶺古道），並在噶瑪蘭設置 200 間租館。西元 1787 年，林爽文事件引發通貨膨脹，導致米鹽漲價，林平侯也因此發了橫財。

由於大嵙崁地處深山，多山賊強盜，防守不易，加上其事業遍及北臺灣，因此清道光 27 年（西元 1847 年），林家便在板橋，建設弼益館，作為居住及存放租穀的地方。6 年後，也就是清咸豐 3 年（西元 1853 年），再建三落大厝，舉家從大溪遷往板橋。

板橋林家，或稱林本源家族，但「林本源」並不是一個人的名字，而是林家的「商號」。林平侯遺囑，死後取「飲水思源」之義，將家產分為「飲記」、「水記」、「本記」、「思記」、「源記」，分給林國棟、林國仁、林國華、林國英與林國芳五個兒子，但其中林國華與林國芳「本記」與「源記」卻表現突出，人們因此將其商記合併稱為林本源。

當我還在大嵙崁進行田野調查時，我

就蒐集過兩句俗諺：「水頭李騰芳、水尾李春生」、「水頭李炳生、水尾李太平」，我馬上就追尋到殷實茶商遺有紀念教堂的李春生，而「水尾李太平」，卻是出自淡水忠寮李家（我的古蹟老師李乾朗先生，便是出自他家），等我造訪了大溪李騰芳古宅，也才知道「水頭李炳生」指的是李騰芳的老太爺，原來李炳生在大嵙崁從事米穀買賣，創立「李金興商號」，早已名聞大漢溪到淡水河。

李騰芳於咸豐 6 年（西元 1856）年 43 歲時，才中「秀才」，52 歲時到福建參加鄉試中了「舉人」，清同治 7 年（西元 1868 年）還捐上「內閣中書」。因此李家正中廳堂高懸「文魁」，中庭正廳，又掛有「大夫第」，入正廳亦可看到「明經」扁額，而且李騰芳也精於書畫，所以牆壁上有許多水墨書畫，還有訓誨子孫待人處事的詞句。同時大溪的地名，也因他而由「大姑陷」，改為「大科崁」，後來再改為「大嵙崁」。

李騰芳古宅占地約一公頃，以閩南式多護龍的四合院為宅第，三合院加上四合院與左三護龍、右四護龍所建構而成的大厝，除了主建築外，尚有內埕、外埕及院牆。李騰芳古宅是桃園縣唯一國家級的二級古蹟。古宅前的廣場也不小，和大溪老街的擁擠感受不同，也許當你走過喧囂，就能體驗不同的感受。



▲► 李騰芳古宅，是大溪地區重要的國家級二級古蹟。

每當我走過屈尺、埔里、或者東勢，我都會追念起原住民，大溪之行也使我再想起劉銘傳的「開山撫番」政策。

清光緒 12 年 (西元 1886 年) 2 月，法國人前腳才離開臺灣的泥淖，劉銘傳就派兵入侵大寮崁，遭到竹頭角等社的抵抗。3 月，清軍入侵塔卡散社；9 月，清軍入侵比亞外社；清光緒 13 年 (西元 1887 年) 8 月，清軍入侵大豹社；清光緒 14 年 (西元 1888 年) 5 月，清軍入侵雪霧鬧社。清光緒 15 年 (西元 1889 年) 9 月，清軍入侵後山群的領域，戰爭持續至清光緒 18 年 (西元 1892 年) 4 月，泰雅族人為了抵抗清軍推進隘勇線，諸社聯合抗戰。清軍雖在上述各場戰役，在火力上取得優勝，並迫泰雅族人歸順投降，但仍然無法遏止族人繼續出草。

滿清人對原住民的霸凌，不止「開山撫番」政策，只要從原住民那些古怪的姓

氏，如樟、蟹、日、豆、風、絲、斛、蠻、林、買 (噴)、毒、蒲、兵、味，就能略窺一二。即便就是清乾隆 42 年 (西元 1777 年)，滿清頒下二百個漢族賜姓，由原住民挑選，並附送族譜，不也是霸凌？難道非原住民就感覺不出來嗎？

中央研究院胡適的父親胡鐵花就曾遠赴臺東，他對「開山撫番」政策曾嚴厲批評：「開山以來，十有八年矣。剿則無功；撫則罔效；墾則並無尺土寸地報請升科；防則徒為富紳土豪保護茶寮、田寮、腦寮，而不能禁兇番出草。每年虛糜防餉、撫墾費為數甚鉅。…不悟、不悔；豈非咄咄怪事哉！」

那些錯誤對待原住民政策所遺留的缺憾，我們政府至今還在努力地彌補，但願有一天，我們能水乳交融，成為真正的一家人。❶